

帮父亲掏耳朵

□卢兆盛

那天下午，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吊针。突然，他想坐起来，我忙问是不是要喝水，父亲说不喝，抬起左手，指指耳朵，说：“好痒，给我拿根棉签来吧。”我赶紧把父亲扶起来，找护士要来了两根棉签。

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但他右手扎着针头，只有左手有空，掏得了左耳，右耳肯定顾不上。我要父亲忍一忍，等打完针再掏，父亲说实在是忍不住了，必须马上掏。我犹豫了一下才下定决心：“我来吧。”父亲先是摇摇头，接着点点头：“好。”

我走到父亲床头边，开始帮他掏耳朵。

毕竟是第一次，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不听使唤，颤抖起来。父亲感觉到了，说：“莫担心，掏吧。”

棉签慢慢伸进了父亲的右耳朵，轻轻转动几下，我问父亲：“这样可以吗？”父亲说：“蛮好。”我这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掏。渐渐的，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约摸一支烟工夫，父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发

觉手心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汗。一阵凉风吹进窗来，我看见父亲皱纹密布的脸露出了满意、开心的笑。父亲告诉我，将近半年没掏耳朵了，现在掏了，耳朵不痒了，也舒服多了。

我知道，因为掏耳朵的工具是棉签，而不是耳勺，效果肯定不会那么理想。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掏，只能算擦，但，已年逾五旬的我，权且也算有生以来给父亲掏了一次耳朵吧。如果父亲不是因病住院，如果住院了打吊针这会耳道不是痒得难受，且不是我陪伴，那我此生可能连这样一次机会都不会有。

父亲年近八十，最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腰椎间盘突出，让父亲原本硬板的腰身佝偻了几分；近年患上的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结石，更令父亲雪上加霜，身体状况更糟了。手术后的父亲显得苍老了许多。掏耳朵那会，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

挨着父亲，我才发现父亲老了！满头白发，其间没有掺杂一根青丝；满脸皱纹，如纵横的沟壑，且深而密……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五兄妹掏耳朵的温馨美好的情景。

可以说，我和四个弟妹掏耳朵的“工作”都是父亲一人“承包”的。那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出工，天天忙得晕头转向。父亲更忙，当了生产队长，每天早出晚归。但，再忙，每隔两三个月，他总会选在一个月华如水的晚上，抽出一点空闲，给我们轮流掏耳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还没通电，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煤油贵，灯光弱，父亲便在自家小院里摆上两张小矮凳，拿出奶奶的陪嫁品——一只约半根筷子长的银耳勺，开始给我们掏耳朵。

一轮皓月挂在中天，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小院。我们紧挨着父亲，头枕着父亲的大腿。父亲细心极了，轻

轻地掏，慢慢地掏，掏了左耳掏右耳。我们眯着眼睛，尽情享受浓浓的父爱，只感觉那种幸福、那种天伦之乐，满满的，很快从心里溢了出来，与遍地的月光融合在一起了……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也还曾想过，等长大了，也帮父母掏耳朵。后来长大了，我却远离了父母，“常回家看看”，更多的是挂在口头，放在心里，而真正付诸行动实在太少了。帮父母掏耳朵，更是成了一个空想或一句空话。

这次帮父亲掏了耳朵，其实，还不能说当年的空想或空话就已经完全兑现了。自己是在父亲患病的情况下，才伸出帮助的手。父亲病愈后，我若还能自觉、主动地多给父亲掏掏耳朵，那才算真正尽了一点点做儿子的孝心吧。

想到这里，我，除了内疚，更多的是自责……

依 恋（外一首）

□石泽丰

我离开村庄。那年夏天
夕阳滚烫，舍不得落山
用热情追赶
我乘坐的三轮车
颠簸默许了路的不平

父母在山乡
用锄头挖开宿命的缺口
时间流逝不止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
月亮昏暗了整整一夜

当孤独聚集在所有人离去后的
屋场
留守的残垣，野草
把天空巨大的背影
投向我的心灵
一种不舍被覆盖得天衣无缝

空气凝滞

乌云要压塌山顶
海啸即将卷席城楼
一只猛虎向你扑来
受到惊吓的空气
装在宇宙的瓶子里
风，浪费千里行程

草木屏住呼吸
在山上，一只风筝挂于枝头
侧着身体看天象
我背着诗歌的名义
却写不出一首完整的诗来
让穿过时间的枯木
做了小鹿温暖的家

鱼从江河下了海
把影子丢在废水沟里
带走诱饵抛出的阴谋
没打招呼
也不曾留下姓名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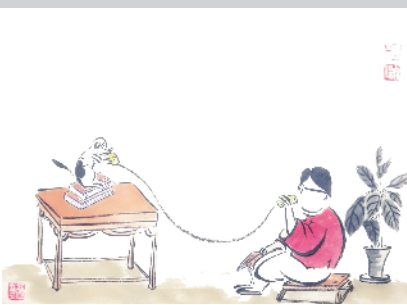
过瘾

美食解嘴馋
书籍释心安
多少不平事
都被爱所宽



传声

说一是一
听二是二
油盐醋茶
不乱添加



练瑜伽

瑜伽健身时尚
筋老骨硬难成
阿狗常做示范
“小灶”教导平衡



手艺活

五谷已不分
六体学艺难
书生本无用
哄狗干得欢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少装内心的“软件”

□熊兴国

昨天休息，侄子到家里来看我，正巧当时我在启动电脑。一看电脑花了三分多钟，侄子就说帮我弄弄，保准要不了一半的时间，说着就坐到了电脑面前。他一会儿卸载，一会儿又重装，大概半小时的工夫，他说弄好了。果然这次启动，电脑只用了一分多钟，比往常足足快了一倍多。

我还没问他是怎么弄的，他就自己先说了。说软件应该尽量少装在C盘里，否则不仅影响电脑的正常启动，还会过快耗损电脑的寿命。看我成了丈二的和尚，他就给我举例子，说一个人如果把什么都装在心里，能不累？寿命能长吗？

可能我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掰弄电脑的，但就他举的例子，我终归是明

白了。而且从中我还听懂了一个道理，人之所以很累，不就装了太多的“软件”吗？

电脑“累了”，我们可以杀毒清理垃圾，还能卸载不用的软件，可我们自己呢？如果说系统C盘是电脑的“心”，那么软件就是一个人的事。如果总把太多的“软件”装进心里，最终不就像电脑一样“累”，甚至死机吗？

我有个朋友，因为一次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下半生。那天是他朋友结婚的日子，参加完朋友的婚礼，他载着自己的妻子一同回家，可就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意外，他妻子死了。虽然最后认定事故是由堆在路边的石砂造成，但他还是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在朋友的婚礼上，他喝了点酒。他说如果自己没有喝那一杯酒，就不可能发生意外，他的妻子也就不会死。从那以后，他就常常借酒消愁，以至于现在谁是谁他都已分不清。

当然像这种把太多“软件”装进自己心里的人，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因为被骗一时想不开自杀的，拿不到工钱跳楼的，表白不成割腕的……哪一个又不是因为内心的“软件”呢！电影《太极张三丰》里就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过去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

其实无论经历过什么，或怎样的烦恼，那都属于过去，我们只有少装内心的“软件”，才能更好的启动，也才能更快的迎接新生活。